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唐平河朔　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　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膂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

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内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

頊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

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

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甚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秋七月煬帝詔左禦衛大

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
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
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
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
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
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
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
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賛我也遂

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

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戸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戸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黄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

宫備置百官　冬十一月有大烏五集於樂壽羣烏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内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

等州皆降惟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鬭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經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裾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内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總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

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

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
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
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
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
左丞虞世南為黄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紇之子
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畱欲詣關中及東
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
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

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悦每從之諮訪典禮。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柰何爲弑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

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　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

洺州城下　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
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
黎陽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吕珉　淮安王神
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
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
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
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
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

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如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冬十月己亥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

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徴及帝妹同安公主惟
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濟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
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使
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徴為起居舍人滑
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
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
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已
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宫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

博待以客禮　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内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

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産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衆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潬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

勣辭去毋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

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

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洺州勸課農桑境内無盜商旅野宿　夏五月竇建德遣高世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上
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
冬十月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
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
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乘勝薄其營建德陳
於營中塡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
之不克而還　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
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

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
中書侍郎劉彬説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闗西鄭得河
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
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彊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
能獨立矣不如觧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
内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
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
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

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籠火城破之　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為行軍摠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三月行軍摠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洺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

程名振來降　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竝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

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餽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

之妝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鋭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獘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獘之承吾

計決矣通等又請觧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縁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

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内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

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鋭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畱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　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

大將軍張青特淩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淩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

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　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

武察敵形勢因習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
牢巳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
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
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
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
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
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
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

聞曰請選鋭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逈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

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
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
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
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
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
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
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
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

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墮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

德曰今不皆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

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為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悉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於唐上以善行為秦王

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黄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於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丙寅斬建德於市

唐平隴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絶倫家貲

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　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刼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㬋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舉選精鋭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杲

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
睺為義興王以副仁杲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
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
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杲為皇太子遣仁杲將兵圍
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
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
火上稍割以啖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
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

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杲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宏芝請降於舉仁杲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杲於扶風大破之追犇至隴坻而

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塘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柰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

慶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揔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墌游兵至於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

山退謂文靜曰王悳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没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杲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

子仁杲立居於折墌城謚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擊薛仁杲　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杲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杲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杲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已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

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杲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杲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杲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杲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杲屢攻常達不能克乃

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杲達見仁杲詞色不屈仁杲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寖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

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候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

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

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摭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上

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訾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杲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仵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永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杲君臣豈可不以為前

鑑也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

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　秋七月丙辰軌令修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常士政軌自稱河西大凉王置官屬竝擬開皇故事閼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類群盜耳將何以濟乎乃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為可汗請降於軌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

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凉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册拜軌爲凉州總管封凉王　冬十一月乙巳凉王李軌即皇帝

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

與羣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
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
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
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凉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
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
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

且已為天子柰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執從之戊戌執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凉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凉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

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
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
貴乘間說軌曰凉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
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
不若舉河西歸之在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
據山河之固彼雖強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
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
陛下榮禄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

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為別

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不慼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子弟皆服誅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王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䘏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敢與我共取之豪傑

皆許諾　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内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　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

裏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爲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尚書左僕射妹婿同邑苑君璋爲内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

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黄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没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遥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為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

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

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絶之士卒渴之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没惟西河獨存姜寶誼

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
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紿其
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
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犇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
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
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
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
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

曽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鋭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

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
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
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懐恩陝
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
蒲坂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
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
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
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

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鈔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

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

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二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

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坂行本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

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畱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

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畱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𨮁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為賊所

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冑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猷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

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
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
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
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
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
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
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
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

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恱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懐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輙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唐平江陵　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徳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寛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頼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

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

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

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
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
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
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
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
銑欽州刺史甯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
太守馮盎以蒼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銑
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真帥

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
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
以當之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
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
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
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
士得二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
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

州貴族久臨鄱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内鼎沸以
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
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
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
虜銑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至九江西
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
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

其子智仁及録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
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
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
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三年　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横好專誅殺銑
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
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
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　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

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横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

之　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　夏六月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　秋七月辛巳褒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

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頴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

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犇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方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

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鋭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鋭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

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摠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内外阻絶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也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

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乃忠臣

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矛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祏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

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
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
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
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
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
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
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
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

十人賫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一年　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

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輙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

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　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歴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歴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

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

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犇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内史侍郎國子

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渡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及使千人躡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

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
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
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
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
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
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
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
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幷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

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
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
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
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
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
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
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

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為左領軍將軍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

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快快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悟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柰何無故自求滅

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令從公為逆不過延百
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
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
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
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
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修陳故
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
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

臺

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是歲三月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

衆皆悦服　九月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
陳政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黄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
輔公祏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荆口鎮壬午法明
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乗漁艓而至見者不
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
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黄沙大破之　十二月癸
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
與善安隔水而陳遥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

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渡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

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
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
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
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
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
攻公祏鵲頭鎮拔之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
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太保吴王杜伏

威堯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衆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政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今博望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

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政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令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闞稜免冑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鬬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望青林兩戍皆潰慧亮

政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

靖蕭輔之膏肓也闔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巳
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没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
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幷籍没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孝
恭怒以謀反誅之

唐平山東　劉黒闥

唐髙祖武德二年　初漳南人劉黒闥少驍勇狡獪與
竇建德善後為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
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黒闥守新鄉李

世勣擧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　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横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

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黒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黒闥欣然從之黒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　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

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鄃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

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兖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彦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彦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關内兵至冀州與李藝合兵又發邢洺相魏恒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

黑闥衆少依堤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庚寅劉黑闥陷瀛州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冬十月壬

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劒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

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
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
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
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
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
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
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
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

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

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幽

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

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

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

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

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

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　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

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郏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塜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

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沉其舟焚其車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

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
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
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
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
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
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奔遂與黑闥先遁餘衆
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
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犇突

厥山東悉平　徐圓朗聞劉黒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世徹巳至有衆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

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乙卯遣淮安王神

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冦定州　秋七月

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

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

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

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

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徳以城叛附黑

闥　冬十月已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

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

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鄃縣善護全軍皆没甲寅右武候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没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

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没萬寳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鬬志軍遂大潰萬寳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石所傷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　十一月庚辰滄州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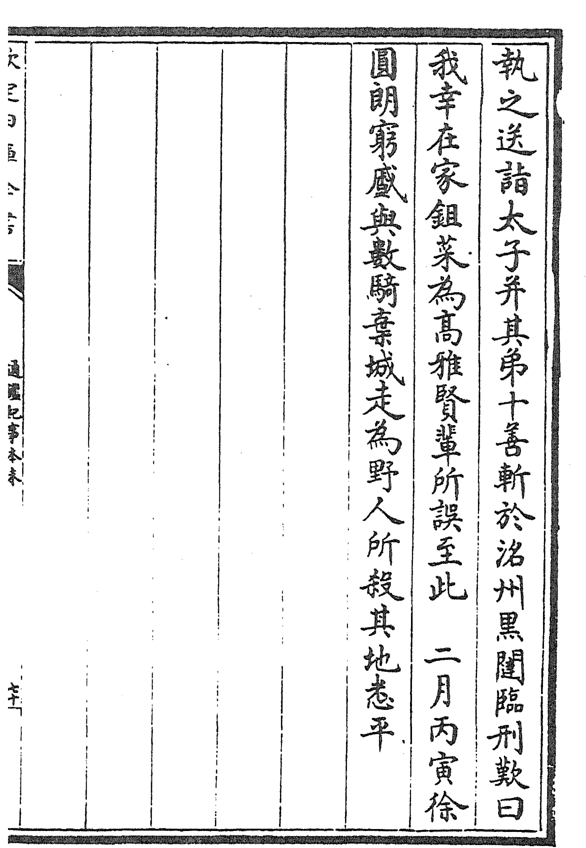
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
不敢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
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竝受建成處
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
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
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
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
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畱安擊劉黒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黒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畱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内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花竹林者本黒闥之黨潛有異志畱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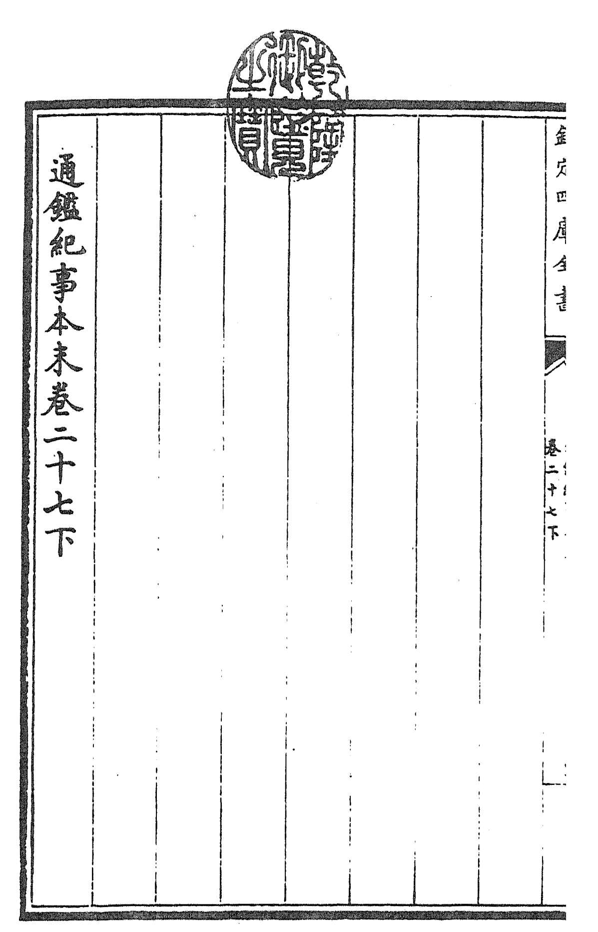
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

子齊王以大軍至黒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黒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黒闥與數百騎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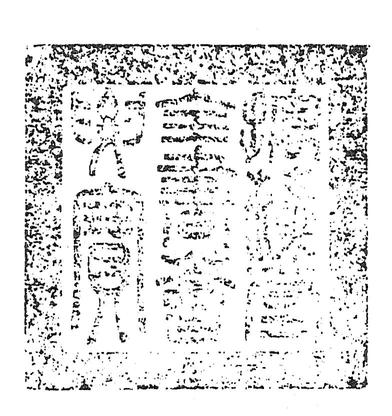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黒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黒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黒闥黒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黒闥入城黒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黒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餽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



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洺州黑闥臨刑歎曰
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
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